

论模糊语的文体功能

王金安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桂林 541004)

提 要:模糊是自然语言的必然属性,其主要作用就是使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表现力。在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可以创造一种意境,表达某种情感,发挥其独特的文体功能。本文从语义模糊词、模糊数词、模糊限制语、矛盾修饰语、缺省模糊及言语模糊段落等几种形式来揭示模糊语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文体功能。

关键词:模糊语;文体功能;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 H0 -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3 - 0079 - 3

On Stylistic Functions of Fuzzy Language

Wang Jin-an

(Guilin Aerospa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s an essential property of natural language, the main function of fuzziness is to make our language colorful and expressive. In literary works, fuzzy language can create a sort of artistic conception, express some sentiment, and have their particular stylistic function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display the different stylistic functions of fuzzy language in literary works, such as expressions with fuzzy meanings, fuzzy numbers, fuzzy determiners, oxymoron, fuzziness of elliptical words and fuzzy paragraphs.

Key words: fuzzy language; stylistic function; image; artistic conception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李文戈 武柏珍 2004: 84)这是缘于客观事物本身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及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确定性。文学作品主要是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而形象思维的主导思维活动则是模糊思维。作家的构思过程基本上是一种模糊思维的过程,所以文学作品是一种模糊信息的载体。文学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含蓄,含蓄本身又具有模糊的性质”(黄成夫 2007: 87),所以模糊才是文学创作的真实写照。

1 语义模糊词创造意境

文学语言不同于科技文章,不是对具体事物的科学说明,而是要创造一种美的意境,传达诗的意象,达到意在言外、情在辞外的效果。这种意象与美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模糊修饰语表达。模糊修饰语可创造一种意境,产生出一种生动、形象、凝炼的语言魅力。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诗人寓情于景,运用“袅袅”、“空蒙”、“夜深”等词语

表示模糊语义,把清风徐徐、香雾漫漫的月夜景象描绘得生动逼真,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产生情感共鸣。若作者将“东风袅袅”改为“东风风速每秒1分米”,将“夜深”改为“夜里12点”,那诗意则荡然无存,怎能产生如此幽雅美妙的诗情画意与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呢?

李煜的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潺潺”、“阑珊”和“五更寒”让读者回味无穷。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中“人”是不确定的,更是给读者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又如:

Soft is the Strain when Zephyr gently blows,

And the smooth Stream in smoother Numbers flows

But when loud Surges lash the sounding shore,

The hoarse, rough Verse should like the torrent roar

(Pope: Essay on Criticism)

这首诗的前两句用模糊修饰词 soft形容 strain, gently修饰 blows, smooth修饰 stream, smoother修饰 Numbers, 描绘出一副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恬静景色。后两句则用另几个模糊修饰词 loud对 Surges, Sounding对 shore, hoarse和 rough对 verse, torrent对 roar, 展现一幅

惊涛拍岸、激流咆哮的激荡画面。可以看出,作者通过使用模糊修饰词描绘出了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倘若没有这些模糊修饰语,那就失去了诗的意境和美感。

2 精确 - 模糊转化词

语义精确向语义模糊转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数词的运用上。数词在科技文章中属于精确数值,但在文学作品中,尤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数词的用法往往由精确向模糊转化,并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诗歌的意象不仅要靠自身模糊的词汇来创造,而且恰当运用模糊数词有时更能增强诗的夸张渲染力。如李白就极擅长用模糊数词创造意境,抒发情感。他的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借数字描绘庐山的雄伟气势,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杜甫也很善于使用数词表现夸张手法:“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诗人用数词虚写,让读者想象武侯祠的古柏之粗壮挺拔。又如贺知章的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将春风比成在成千上万条绿丝绦上裁出细叶的剪刀,创造出十分新颖别致的意象。

数词的组合所产生的模糊更为明显,它创造的意境更让读者回味无穷。如中国古代一首有名的打油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诗里描写的是一位乡村姑娘与一位书生一见钟情,但因姑娘羞涩,就用这些模糊的数词含蓄地告诉小伙子自己的住处。诗人使用这些模糊数词,让读者想象出一个羞涩而大胆的乡村姑娘的形象。又如:

Three winters cold/ Have from the forest, shook
three summers' pride; / Three beauteous springs to yellow
autumn tum'd/ In process of the seasons have I seen, /
Three April perfumes in three hot Junes bum'd, / Since first I
saw you fresh, which yet are green (Shakespeare)

3 模糊限制语表现意境

模糊限制语就是把事物弄得更模糊的词语,比如“大概、也许、仿佛、可能、大约”等等。文学作品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有其独特的文体功能,也可表现某种特定的感情,或创造出一种意境。例如:

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鲁迅)。

“大约”、“未必”这两个模糊限制语无情地嘲弄并有力地揭露未庄社会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腐朽的思想意识,在含蓄之中也给读者以玩味的余地,从而深化作品的主题。鲁迅先生擅用模糊限制语,语言讽刺幽默,语气辛辣,让人回味无穷。例如:

Some fishing boats were becalmed just in front of us
Their shadows slept, or almost slept, upon on the water, a
gentle quivering alone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complete sleep,
or if sleep, that it was sleep with dreams (Mark Rutherford)

作者运用“仿佛、偶尔、似、恍若”等模糊修饰语,给我们描绘一副梦幻般水上人家的画面,眼前仿佛呈现出别样的诗意美景——“眼前不远,渔船三五,凝滞不前,橹影斜映水上,仿佛睡去,偶尔微见颤动,似又未尝熟睡,恍若惊梦”。

4 矛盾修饰语形成的模糊

言语表达要符合逻辑,但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将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模糊意念。这种有意识的矛盾词语的反常搭配构成言语表面意义的不确定,从而唤起读者的想象与思索,使其在想象和思索中揣度作者所寄寓的深刻语意,最后达到提高表达效果的目的。

鲁迅先生在恰当地运用矛盾修饰语表达思想感情方面堪称高手。如他在《孔乙己》中写道,“我现在终于没有看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鲁迅 1979: 26)整个句意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但细细品味,便可知作者用心良苦:“大约”表明“我”因长久没看到孔乙己,估计他是死了,从而暗示孔乙己周围的人对孔乙己的冷漠,接着又用一个意思相反的词“的确”,表明孔乙己确实死了,以此来激发读者对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痛恨。两个不同的角度,实际上都为同一个目的——唤起那些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民众起来抗争,表面上的模糊恰好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复杂的思想内涵。

这种模糊手法在文学作品中可用于多方面的描写。当它用于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时,可在矛盾中表达更强烈、更深沉的感情,从而强化语言的传情效果。当它用于叙事时,可使语言含蓄幽默,同时也不乏嘲讽意味。而当它用于描写人物时,又可真实地表现人物复杂的多重性格。莎士比亚也是个中高手。例如:

Why, then, O brawling love, O loving hate,
O anything of nothing first create!
O heavy lightness, serious vanity,
Misshapen chaos of well-seeming forms,
Feather of lead, bright smoke, cold fire, sick
health,

Still-waking sleep, that is not what it is!

他运用一连串的矛盾组合“吵吵闹闹的相爱”、“相亲相爱的怨恨”、“沉重的轻浮”、“庄重的轻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明亮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依然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描写人世纷杂,留给读者不尽的遐思。

5 语言缺省形成的模糊

言语在表达过程中,有时因文章语境的需要,半路急收,给人以言犹未尽的感觉,这种因缺省而形成的模糊,“若能够用得符合实情实境,却是不完整而有完整以上的情韵,不连接而有连接以上的效力”(陈望道 1976: 221)。因这些话语“多是不肯说尽而讫然辄止,使人得其意于语言之外”(陈望道 1976: 222)。缺省往往使得作品更加含蓄精炼、感情深沉,可以深入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红楼梦》第三十回就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宝黛二人口角后,宝玉去赔礼道歉,黛玉说气话“要回家”,宝玉说“我跟你去”,黛玉说:“我死了呢?”宝玉:“你死了,我做和尚。这时,黛玉两眼直瞪瞪地瞅了他半天,气得“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得脸上紫涨,便咬着牙,“用指甲狠命地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绢子来擦眼泪。”一句欲言又止的“你这个——”蕴藏了多少丰富的潜台词啊!前面的两句答词已表白了宝玉至死不渝的一片痴情。此时黛玉又悲又喜,又气又怜,真是百感交集。喜的是:他对自己果然一往情深,不枉相知一场;悲的是:父母双亡,无人做主,痴情怎了?气的是:宝玉竟说出这等傻话!怜的是:看着宝玉吓得不敢出声的狼狈相,又不禁心疼可怜。真是柔肠寸断,不知该说啥是好。曹雪芹巧妙地用模糊言语“你这个——”这句未说完的话总括一切,波折号吞下去的是“冤家”?是“傻瓜”?是“魔星”……留给读者去尽情发挥,任意想象,真是余味无穷。

6 言语模糊段落的模糊信息

言语模糊段落主要体现在意识流小说的作品中。侯维瑞曾指出,“由于意识流技巧着重表现的是那种见诸于文字之前尚属模糊的思绪与浮想,因此它在作品中运用的语言也常常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缺乏逻辑条理的甚至是颠三倒四、混乱不堪的”(侯维瑞 1986: 240)。意识流小说语句模糊段落作品中往往既能生动灵活又能相对准确地表达人们复杂的情感和潜在的意识。威廉·福克纳就常在他的作品中运用语句模糊段落,表达“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主题思想”(Lee 1993: 59 - 63)。例如:

...Finished, finished Then we were all poisoned,
you are confusing sin and morality women don't do that your

Mother is thinking of morality whether it be sin or not has not occurred to her Jason I must go away you keep the others I'll take Jason and go where nobody knows us so he'll have a chance to grow up and forget all this the others don't love me they have never loved anything with that streak of Compson selfishness and false pride... (The Sound and the Fury)

言语模糊信息能拓展新的意境,激发读者的丰富联想力,从而使他们感受到语言的模糊美。例如:

是云?是雾?是烟?裹着苍茫的港湾;是烟?是云?是雾?压着港湾的高出。(李瑛)

是云还是雾,是烟还是雾,或许三者兼而有之?这些都很难下结论,但正是这种似是而非、似非又是的界限游移,使读者想象出港湾哨所黎明时分云雾缭绕、色彩神奇的画面,感受到大自然一种朦胧缥缈的美。

总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其它文学作品,都在追求一种“意象”,“形在此,意在彼”之“意”,“寓无于有、寄有于无、有无相彰、无中生有之若隐若现,迷离恍惚的“象外之象”,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而模糊言语则是表现这种意象的最佳方法。

参考文献

-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6.
- 侯维瑞. 英语语体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 蒋有经. 模糊修辞浅说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 黄成夫. 从顺应理论看英汉文化的含糊语言 [J]. 外语学刊, 2007(4).
- 李文戈 武柏珍. 翻译学视野中的语言模糊性 [J]. 外语学刊, 2004(3).
- 鲁迅著. 呐喊(孔乙己 阿 Q 正传 社戏)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鲁迅著.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王佐良 丁往道. 英语文体学引论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 Lee, D. Competing Discourse: Perspective and Ideology in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93.
- Pickering, J. H. Fiction100: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 [M]. Macmillan: Publishing, 1947.

收稿日期: 2007 - 11 - 20

【责任编辑 李凤琴】